

外国文学名著

旅行探险篇



热爱生命

每一篇都是经典，每一本都值得珍藏。
因为这里，是一个纯真的世界；因为这里，是梦想起飞的地方。

原著〔美〕杰克·伦敦◎

《少年成长必读中外名著丛书》编委会 编

语文新课标

延边大学出版社



热爱生命

原著〔美〕杰克·伦敦◎

《少年成长必读中外名著丛书》编委会 编

语文新课标

延边大学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热爱生命/《少年成长必读中外名著丛书》编委会编. - 延吉:延边大学出版社,2005.8(2009.4重印)

(少年成长必读中外名著丛书.外国.旅行探险篇;12)

ISBN 978-7-5634-2116-9

I. 热… II. 少… III. 短篇小说-作品集-美国-近代-缩写本
IV. I712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5)第102464号

热爱生命 原著:[美]杰克·伦敦

策划编辑:严 锴 石兴利

责任编辑:金昌海 石兴利 马永林

装帧设计:揽胜视觉

发 行:延边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 址:吉林省延吉市公园路977号 邮 编:133002

印 刷: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925×1285mm 1/32

字 数:700千字 印张:60

版 次:2009年4月第三版;2009年4月第三次印刷

书 号:ISBN 978-7-5634-2116-9

定 价:189.60元(全12册)





导 读

《热爱生命》这本书收集了美国著名作家杰克·伦敦（1876—1916）的八篇中篇小说。杰克·伦敦出身贫寒，因此他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的悲惨境遇深有体会。他在许多作品中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，歌颂了革命者无所畏惧的高尚品质。在他不长的创作生涯中，他写作了十九部长篇小说，一百五十多篇短篇小说。

除了《热爱生命》这部中篇小说集外，他的长篇小说《荒野的呼唤》、《马丁·伊登》等也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。

杰克·伦敦的这几篇作品情节紧凑，语言精练，人物刻画生动，能深深打动读者的心。

《热爱生命》描绘了一个孤独的人在荒野上与饥饿、严寒和野兽进行顽强斗争的故事。

《叛逆》和《监狱》则是根据作者的亲身经历





写的，描绘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的悲惨生活。

《疑犯从宽》中，作者则以“黑色幽默”的笔调抨击了美国司法制度的腐败。

本书在原著上进行适当改编，内容更加充实，并配有精美的插图，读后一定会大有帮助。

小朋友们，来细细品味吧！





主要人物介绍



比 尔

一位孤独的与命运进行抗争的人。



强 尼

作者本人的真实写照。



华特森

一位自由撰稿人。





英特尔

一位反抗殖民统治的印第安老者。



汤姆·金

一位用生命供人娱乐的职业拳击手。





目 录

热爱生命	(1)
叛逆	(22)
马普希的房子	(42)
监狱	(65)
在甲板的天棚下面	(80)
老头子同盟	(90)
一块牛排	(108)
疑犯从宽	(131)





热爱生命

他们两个一瘸（qué）一拐地、吃力地走下河岸，有一次，走在前面的那个还在乱石中间失足摇晃了几下。他们又累又乏，因为长期忍受苦难，脸上都带着愁苦、煎熬（áo）的表情。

他们肩上扛着用毯（tǎn）子包起来的沉重包袱。那条勒（lè）在额头上的皮带还总算得力，帮着吊住包袱。他们每人拿着一支来复枪，弯着腰走路，肩膀冲向前面，而脑袋冲得更前，眼睛总是瞅（chǒu）着地面。

“那些子弹我们藏（cáng）在地窖里了，现在身边要有两发就好了。”走在后面的那个人说道。

他的声调（diào）阴沉沉的，干巴巴的，完全没有感情。他冷冷地说着这些话，前面的那个只顾一瘸一拐地向流过岩石、激起一片泡沫的白茫茫的小河里走去，一句话也不回答。

后面的那个紧跟着他。他们两个都没有脱掉鞋袜，虽然河水冰冷——冷得他们脚腕（wǎn）子疼痛，两脚麻木。每逢走到河水冲击着他们膝（xī）盖的地方，两个人都摇摇晃晃地站不稳（wěn）。

跟在后面的那个在一块光滑的圆石头上滑了一下，但是，他猛力一挣，站稳了，随后痛苦地尖叫了一声。他仿佛有点头昏眼花，一面摇晃着，一面伸出了闲着的手，好像打算扶着空中的什么东西。





站稳之后，他再向前走去，不料又摇晃了一下，几乎摔倒。于是，他就站着不动，瞧着前面那个一直没有回过头的人。

他这样一动不动地足足站了一分钟，接着，他就叫了起来：

“喂，比尔，我扭（niǔ）伤脚腕子啦。”

比尔在白茫茫的河水里一摇一晃地走着，他没有回头。后面那个人瞅着他这样走去，脸上虽然照旧没有表情，眼睛里却流露着跟一头受伤的鹿一样的神色。

前面那个人一瘸一拐，登上对面的河岸，头也不回，只顾向前走去。水里的人眼睁睁地瞧着。他的嘴唇有点发抖，因此，他嘴上那丛乱棕（zōng）似的胡子也在明显地抖动。他甚至不知不觉地伸出舌头来舐（shì）舐嘴唇。

“比尔！”他大声地喊着。

这是一个坚强的人在患难中求援的喊声，但比尔并没有回头。他的伙伴干瞧着他，只见他古里古怪地一瘸一拐地走着，跌跌撞撞地前进，摇摇晃晃地登上一片不陡的斜坡，向矮山头上不十分明亮的天际走去。他一直瞧着比尔跨过山头，消失了踪（zōng）影。于是他掉转眼光，慢慢扫过比尔走后留给他的那一圈世界。



靠近地平线^①的太阳，像一团快要熄灭的火球。

① 向水平方向望去，天跟地交界的线。





这个人单腿立着休息，掏出了他的表。现在是四点钟，在这种七月底或者八月初的季节里——他说不出一两个星期之内的确切日期——他知道太阳大约是在西北方。他瞧了瞧南面，知道在那些荒凉的小山后面就是大熊湖，同时，他还知道在那个方向，北极圈^①的禁区界线深入到加拿大冻土地带之内。

他所站的地方，是铜矿河的一条支流，铜矿河本身则向北流去，通向北冰洋。他从来没到过那儿，但是，有一次，他在赫(hè)德森湾公司的地图上曾经瞧见过那地方。

他把周围那一圈世界重新扫视了一遍。

这是一片叫人看了发愁的景象，到处都是模糊的天际线，小山全是那么低低的。没有树，没有灌(guàn)木，没有草——什么都没有，只有一片辽阔的荒野，使人感到恐惧。

“比尔！”他悄悄地，一次又一次地喊道，“比尔！”

他在白茫茫的水里畏缩着，好像这片广大的世界正在用压倒一切的力量挤压着他。他像发疟(nüè)疾^②似地抖了起来，连手里的枪都“哗啦”一声落到水里。

这一声总算把他惊醒了。他和恐惧斗争着，尽力鼓起精神，在水里摸索，找到了枪。他把包袱向左肩部动了一下，以便减轻扭伤的脚腕子的负担。接着，他就慢慢地、小心谨慎地向河岸走去。

他一步也没有停。他像发疯似地拼着命，不顾疼痛，匆匆登上斜坡，走向他的伙伴失去踪影的那个山头——比起那个瘸着腿、一瘸一拐的伙伴来，他的样子更显得古怪可笑。可是到了山头，只看见一片死沉沉的、寸草不生的浅谷。

他又和恐惧斗争起来，最后克服了它，把包袱再往左肩挪(nuó)了挪，蹒跚(pán shān)地走下山坡。

① 北纬 66°34' 的纬线。北温带与北寒带的界线。

② 急性传染病，病原体是疟原虫，传染媒介是蚊子，周期性发作。症状是发冷发热，热后大量出汗，头痛，口渴，全身无力。





谷底一片潮湿，浓厚的苔藓（xiǎn）像海绵一样，紧贴在水面上。

他走一步，水就从他脚底下溅射出来，他每次一提起脚，就会引起一种“吧砸（zá）吧砸”的声音，因为潮湿的苔藓总是吸住他的脚，不肯放松。他挑着好路，从一块沼地走到另一块沼地，并且顺着比尔的脚印，走过一堆一堆像突出在这片苔藓海里的小岛一样的岩石。

他虽然孤零零的一个人，却没有迷路。他知道，再往前去，就会走到一个小湖旁边，那儿有许多极小极细的枯死的枞树，当地的人把那儿叫做“提青尼其利”——意思是“小棍子地”。而且，还有一条小溪通到湖里，溪水不是白茫茫的。溪上有灯心草——这一点他记得很清楚——但是没有树木，他可以沿着这条小溪一直走到水源尽头的分水岭。他会翻过这道分水岭，走到另一条小溪的源头。

这条溪是向西流的，他可以顺着水流走到它注入狄斯河的地方，那里，有一条翻了的独木船，下面可以找到一个坑，坑上面堆着许多石头。这个坑里有他那支空枪所需要的子弹，还有钓钩、钓丝和一张小鱼网——打猎钓鱼求食的一切工具。同时，他还会找到面粉——并不多——此外还有一块腌（yān）猪肉同一些豆子。

比尔会在那里等他的，他们会顺着狄斯河向南划到大熊湖。接着，他们就会在湖里朝南方划，一直朝南，直到麦肯齐河。到了那里，他们还要朝着南方，继续朝南方走去，那么冬天就怎么也赶不上他们了。

“让湍流结冰吧，让天气变得更凛冽吧，”他想，“我们会向南走到一个暖和的赫德森湾公司的站头，那儿不仅树木长得高大茂盛，吃的东西也多得不得了。”

这个人一路向前挣扎的时候，脑子里就是这样想的。他不仅苦苦地拼着体力，也同样苦苦地绞着脑汁，他尽力想着比尔并没





有抛(pāo)弃他,想着比尔一定会在藏东西的地方等他。他不得不这样想,不然,他就用不着这样拼命,他早就会躺下来死掉了。

他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,至于没有吃到他想吃的东西的日子,那就更不止两天了。他常常弯下腰,摘起沼地上那种灰白色的浆(jiāng)果,把它们放到口里,嚼(jiáo)几嚼,然后吞下去。

这种沼地浆果只有一小粒种籽,外面包着一点浆水。一进口,水就化了,种籽又辣又苦。他知道这种浆果并没有养分,但是他只能靠它们来充饥。

走到九点钟,他在一块岩石上绊了一下。因为极端(duān)疲倦和衰弱,他摇晃了一下就栽倒了。他侧着身子一动也不动地躺了一会儿。接着,他从捆(kǔn)包袱的皮带当中脱出身子,笨拙地挣扎起来。

这时候,天还没有完全黑,他借着暮色,在乱石中间摸索着,想找到一些干枯的苔藓。后来,他收集了一堆,就升起一蓬火,并且放了一白铁罐(guàn)子在上面煮着。

他打开了包袱,第一件事就是数数他的火柴。一共六十七根。为了弄清楚,他数了三遍。他把它们分成几份,用油纸包起来。一份放在空烟草袋里,一份放在他的破帽子的帽圈里,最后一份放在贴胸的衬衫里面。做完以后,他忽然感到一阵恐慌,于是把它们完全拿出来打开,重新数过。仍然是六十七根。

他在火边烘着潮湿的鞋袜。鹿皮鞋已经成了湿透的碎片。袜子有好多地方都磨穿了,两只脚皮开肉绽(zhàn),都在流血。一只脚腕子胀得血管直跳,他检查了一下。它已经肿得和膝盖一样粗了。

他一共有两条毯子,他从其中的一条撕(sī)了一长条,把脚腕子捆紧。此外,他又撕下几条,裹(guǒ)在脚上,代替鹿皮鞋和袜子。接着,他喝完那罐滚烫的水,上好表的发条,就爬进两条毯子中。





他睡得跟死人一样。

六点钟的时候，他醒了过来，静静地仰面躺着。他仰视着灰色的天空，知道肚子饿（è）了。当他撑住胳膊肘翻身的时候，一种很大的呼噜（lū）声把他吓了一跳，他看见了一只公鹿，它正在用机警（jǐng）好奇的眼光瞧着他。这个牲畜离他不过五十尺光景，他脑子里立刻出现了鹿肉在火上烤得“滋滋”响的情景和滋味。

他下意识地抓起了那支空枪，瞄好准星，扣了一下扳机。公鹿哼了一下，一跳就跑开了。



这个人骂了一句，扔掉那支空枪。他一面拖着身体站起来，一面大声地哼哼。这是一件很慢、很吃力的事。他的关节都像生了锈的铰链（liàn），一屈一伸都得咬着牙才能办到。最后，两支腿总算站住了，但又花了一分钟左右的工夫才挺起腰，让他能够像一个人那样站得笔直。

他慢腾（tēng）腾地登上一个小丘，看了看周围的地形。既没有树木，也没有小树丛，什么都没有，只看到一望无际的灰色苔藓，偶尔有些灰色的岩石，几片灰色

的小湖，几条灰色的小溪。

天空是灰色的。没有太阳，也没有太阳的影子。他不知道哪儿是北方，他已经忘掉了昨天晚上他是怎样取道走到这里的。不





过他并没有迷失方向，这他是知道的。

不久他就会走到那块“小棍子地”。他觉得它就在左面的什么地方，而且不远——可能翻过下一座小山就到了。

他摇摇晃晃地开始这一天的路程。他走着，不时停下来吃沼地上的浆果。扭伤的脚腕子已经僵（jiāng）了，他比以前跛得更明显。但是，比起肚子痛苦，脚疼就算不了什么了。

饥饿的疼痛是剧烈的。它们一阵一阵地发作，好像在啃（kěn）着他的胃，疼得他不能把思想集中在到“小棍子地”必须走的路线上。

他走到了一个山谷，那儿有许多松鸡从岩石和沼地里呼呼地拍着翅膀飞起来。它们发出一种“咯儿—咯儿—咯儿”的叫声，他拿石子打它们，但是打不中。他把包袱放在地上，像捉麻雀一样地偷偷走过去。

锋利的岩石穿过他的裤（kù）子，划破了他的腿，直到膝盖流出的血在地面上留下一道血痕。但是在饥饿的痛苦中，这种痛苦也算不了什么。

他在潮湿的苔藓上爬着，弄得衣服湿透，身上发冷。可是这些他都没有觉得，因为他想吃东西的念头那么强烈。

而那一群鸡却在他面前飞起来，呼呼地转，到后来，它们那种“咯儿—咯儿—咯儿”的叫声简直变成了对他的嘲笑。

于是他就咒骂它们，随着它们的叫声对它们大叫起来。

时光渐渐消逝，他走进了连绵的山谷，或者说是沼地。

这些地方的野物比较多。一群驯（xún）鹿走了过去，大约有二十多头，都呆在可望而不可及的来复枪的射程以内。他心里有一种发狂似的、想追赶它们的念头，而且相信自己一定能追上去捉住它们。

一只黑狐狸朝他走了过来，嘴里叼着一只松鸡。这个人喊了一声，这是一种可怕的喊声，那只狐狸吓跑了，可是没有丢下松





鸡。

傍晚时，他顺着一条小河走去，由于含着灰而变成乳白色的河水从稀（xī）疏的灯心草丛里流过去。他紧紧抓住这些灯心草的根部，拔起一种好像嫩葱芽，只有木瓦上的钉子那么大的东西。这东西很嫩，他的牙齿咬进去，会发出一种“咯吱咯吱”的声音，仿佛味道很好。但是它的纤维（wéi）却不容易嚼。它是由一丝丝的充满了水分的纤维组成的，跟浆果一样，完全没有养分。他丢开了包袱，爬到灯心草丛里，像牛似地大咬大嚼起来。

他非常疲倦，总想歇（xiē）一会儿——躺下来睡个觉；可是他又不得不继续挣扎前进——不过，这并不一定是因为他急于要赶到“小棍子地”，多半还是饥饿在逼（bī）着他。他在水坑里找青蛙，或者用指甲挖土找小虫，虽然他也知道，在这么远的北方，是既没有青蛙也没有小虫的。

他瞧遍了每一个水坑，都没有用。最后，到了漫漫的暮色袭来的时候，他才发现一个水坑里有一条独一无二的小鱼。他把胳膊伸下水去，一直没到肩头，但是它又溜开了。于是他用双手去捉，把池底的乳白色泥浆全搅（jiǎo）浑了。正在紧张的关头，他掉到了坑里，半身都浸湿了。

现在，水太浑了，看不清鱼在哪儿，他只好等着，等泥浆沉淀下去。

他又捉起来，直到水又搅浑了。可是他等不及了，便解下身上的白铁罐子，把坑里的水舀出去。

这样过了半小时，坑里的水差不多舀光了。剩下的连一杯也不到，可是，并没有什么鱼。他这才发现石头里面有一条暗缝，那条鱼已经从那里钻到了旁边一个相连的大坑——坑里的水他一天一夜也舀不干。如果他早知道有这条暗缝，他一开始就会用石头把它堵死，那条鱼也就归他所有了。

他这样想着，四肢无力地倒在潮湿的地上。起初，他只是轻轻地哭，过了一会儿，他就对着把他团团围住的无情的荒原号





啕(táo)大哭,后来,他又大声抽噎了好久。

他升起一蓬火,喝了几罐热水让自己暖和暖和,并且照昨天晚上那样在一块岩石上露宿。最后他检查了一下火柴是不是干燥,并且上好表的发条。毯子又湿又冷,脚腕子疼得在抽动。

可是他只有饿的感觉,在不安的睡眠里,他梦见了一桌桌酒席和一次次宴会,以及各种各样的摆在桌上的食物。

醒来时,他又冷又不舒服。

天上没有太阳。灰蒙蒙的大地和天空变得愈来愈(yù)来阴沉沉昏暗。一阵刺骨的寒风刮了起来,初雪铺白了山顶。他周围的空气愈来愈浓,成了白茫茫一片。

天上下的一半是雨,一半是雪,雪花又大又潮。起初,一落到地面就融化了,但后来越下越多,盖满了地面,淋熄了火,糟(zāo)蹋了他那些当作燃料的干苔藓。

这是一个警告,他得背起包袱,一瘸一拐地向前走,至于到哪儿去,他可不知道。他既不关心“小棍子地”,也不关心比尔和狄斯河边那条翻过来的独木舟下的地窖。他完全给“吃”这个词儿管住了。

他饿疯了。他根本不管走的是什么路,只要能走出这个谷底就成。

那天晚上他既没有火,也没有热水,他就钻在毯子里睡觉,而且常常饿醒。这时,雪已经变成了冰冷的雨。他觉得雨落在他仰着的脸上,给淋醒了好多次。

天亮了——又是灰蒙蒙的一天,没有太阳,雨已经停了。

刀绞一样的饥饿感觉也消失了。他已经丧失了想吃食物的感觉。他只觉得胃里隐隐作痛,但并不使他过分难过。他的脑子已经比较清醒,他又一心一意地想着“小棍子地”和狄斯河边的地窖了。

他把撕剩的那条毯子扯成一条一条的,裹好那双鲜血淋淋的

